#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

#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 行狀

朝散大夫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林公行狀、

公諱行知字子大姓林氏世為閩家史諜相望公之九世祖居福州之長樂縣祖太中公徙居福清宣和中以舍選升冑學行稱一時實生簡肅公簡肅登紹興壬戌進士第清風直節赫然為乾道淳熙名臣逮事三朝入歷帥守豐功碩德具載國史最為孝宗所知位至兵部侍郎官三品公其中子也生於紹興十九年胚胎積慶幼而重遲孝弟天得加以嚴父

是師及多識前輩名公鉅人問學孜孜無子弟之好儒生貧士有所不及乾道淳熙兩舉禮部不中一意為古人為己之學　紹興改元始以簡肅公恩授京秩監湖州德清縣戶部犒賞庫一洗宿蠹能聲方軒未幾丁簡肅艱執喪盡禮倚廬終制四年反吉辛公棄疾時帥福唐以鹽局屈公公力辭不就五年時宰以名聞于上上曰此朕舊學林栗之子也特差幹辦湖北營田司公事江陵細民仰食魚湖之利往時府與民爭民益困後常蠲以予民更數十年矣時帥復擭之公曰瀕湖細民極不聊生粒食之時絕少朝暮

所餐不過蓮藕菱芡魚蝦蛤蚌而已近年盜賊稍少歲歉而不至於饑者未必非川澤弛禁之效也今塞其衣食之路收其生養之具使於風濤押習一旦失業不去而為盜者幾希退入踈十可疑之説以沮之帥不樂反書曰十不足疑帥又使軍將代酒官軍士代酒人以省費公曰是耕不以奴織不以婢也非徒無益酒課抑又有害軍政帥急於儲蓄遇商賈如束濕有以藥餌賤物抵重罪者公為貸其深文諫其歛怨除其邏卒搜捕之擾帥卒從之民旅驩抃其究心職業剛毅不屈如此官滿白于時宰曰湖北義勇

一路十五郡除辰沅靖條溪免洞團結外十二郡為義勇者凡七萬六千人而江陵府則一萬五千有奇董之帥臣立之將校縣令不得而預務農閱武之外蹤役不及焉今則權歸諸縣事出總首教閱之事置之不講徒為縣司承符總首報怨而已加以誅求科擾貽害一路今日養兵之費率數戶而後可給一兵今不費衣廩而有六七萬之衆不過農隙閱習一月小有費耗耳可不務乎又曰營田紹興三四年間王四廂帥湖北與置營田莊之在山口鎮者六十有二聯比為一屯百兵八千餘人初年所獲已有二十四萬

之積以令所入較之僅及初年十分之一往年葉丞相以都承旨帥湖北日罷兵籍而易為民耕根括營田得其要領以被名中輟儻循葉都承已行之蹟取於豪民優其客户簡租蠲役以其課入充義勇閱習之資顧不偉歟又言一路所管五十六縣內七縣令佐具員十六縣丞簿並不置自餘諸縣自兵火後曾無丞簿而有監酒稅一員謂宜罷酒官之闕增置主簿以兼丞於經費無損于民事有益慶元二年主管南外睦宗院有　旨命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所知一二人兵部尚書劉公德秀以公名應詔嘉泰改

元上宣諭宰執世固有不求聞達之士卿宜以名聞參政何公澹以公文學議論能世其家而靖退有守用充其選公初未之識謝啟云有殊張師德之數及門幾類唐子方之不識而召赴都堂審察以三劄上中書其一曰夫金虜女真一小醜耳當國家全盛之際所憂者在遼夏豈知有所謂女真者羊驅豕突汙壞中華逾六紀矣自古夷狄之盛未有若此者物無常盛之理有盛則有衰金虜前日之盛固所以為今日之衰也然自辛巳之後國家無太兵革亦三十年于此矣物無終靜之理有靜則有動今日之靜所以基

異日之動也虜方削弱試不能為吾患萬有一中原豪傑於起其地或有竊吾位號籍吾聲勢而撼吾邊圉吾得安坐而不動乎此之可憂殆非女真比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蓋言安平之不足恃而自治之策不可以閑暇而遂廢也欲望留意戎備毋以虜之衰弱而懈吾自治之規模其二曰今世士大夫相習為欺安然行之而不以為愧者無若薦舉之曉然易見也　祖宗之時留意人才憂國之臣如范忠宣在熙寧間則乞詔內外達官各舉所知司馬文正公在元祐日則乞詔侍從以

上各舉十科其他因事舉官時時有之比其上聞恙
閣臺省一有繆舉衆議籍然鐫族免官不以貴廢是
以職業備人才出欲望廟堂特賜數奏駁發德音戒
厲薦舉之官尚或繆舉為欺則當坐以罔上違制之
罪其三曰乞令保正當役無拘營民户願募家人充
代者聽一切免追正身保長催科其逃亡户絶申官
根刷勿令代納皆急務也得旨與二令差遣二年三
月除太社令三年三月轉對論泉舶香綱之弊與諸
州流刑之濫其年郊禋先廟於麗正門習肆赦儀而
臺綱久弛從者擁閧朝士冠幘墮失都城轉以為笑

公貽書臺諫謂集百官班名曰習儀而使此曹得以亂之將來郊祀禮畢赴端試殿稱賀又赴麗正門外立班肆赦百官皆合乘騎更夜昏黑人馬壅併性命有不可保也乞行約束多置燎燭建柱[植]極如宮殿之禁以絕喧鬧又上宰相書曰竊見車駕齋宿青城百官諸軍奉職扈從都人士女傾城出觀最是火盜關係利害乞行下所屬嚴切隄備不管疏虞百官吏人並合守局尋[常]捄火不過以急遣軍兵等併力前去地頭捄援為上策豈知軍兵一出填塞街巷束手坐視弊端實多夫火之始燃撲滅及時特數夫之力耳夫

不丞治其勢方張炎炎不絶必用餘除撤屋宇乃能斷絶火路恰此更無長策然軍兵於大家巨室則議價於　朝廷有司則望喝賜公謂宜先與分定四隅差撥官吏軍兵又廂界各分地方稍有警急責在本地分時即措置救撲除滅與免罪外厚加犒賞餘處軍兵不許妄動各行提備皆曲突徙薪之先見也四月除將作監簿四年八月進丞大理寺有偽造諸弊者連繫百餘人公盡心詳讞有係其姓者以與鄰人同姓名為吏所捕箠掠百端獄將具公視其人無懼容問之無懼詞公曰此必非其罪也密使人訪真因

得之一寺大驚服公之明而仁也都城災　聖天子
震惧詔百官條陳闕失公上疏其畧曰漢志有之火
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王曰嚮明而治故堯舜舉羣
賢而命之相達四佞而放諸埜佞分别官人有序即
由舊章敬重功勲則火得其性若乃信道不篤或燿
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
可輕變令以一人之言從而改更者有之矣銓曹之　祖宗成憲不
定法不可踰越也令以一人之過從而破壞者有之
矣貪墨敗官之人不可復用也今敢於自陳為之攷
正矣大官美職不可輕授也今寅緣馳驚可以謁致

而力取矣橫恩濫賞不可以妄予也今志於必得幾
於執左券以取償矣皆切直之論也十月以親老力
丐外補差知漳州開禧三年六月到郡濱海諸縣不
免鬻鹽以裨歲計公曰諺所謂擔水賣河徒擾而已
立罷之以從民便屆三月令行禁止民方得喜賢侯
天奪其母民哭送輀車追百十里如喪其親戚然公
既歸民相與上其治狀於諸臺嘉定三年服闋 朝
廷謂漳人之愛公也復差知漳州陛辭上疏曰臣聞
聖人之於天下必能使天下之人爭趨於名而後天
下可為也人如爭趨於名則皆有自重之心凡寡廉

凡寡廉鮮恥之事且不肯為況敢干名而犯分乎隆
古盛時雖鄉黨之匹夫閭閻之賤隸皆知自好士寧
饑餓不能出戶門而不敢喪名寧厄窮老死以終其
身而不敢敗名教化興行風俗粹美豈無自而然也
比歲以來權臣當國惡聞正直之語養成諂佞之風
是以膺重任者甘於負國居方面者忍於從逆廉恥
斲喪禮儀消亡天啓
淵衷誅鋤元惡嘉興海內
一洗而新之四年於茲矣然觀近日風俗猶似未能
丕變凡已仕者與未仕者率無意於聲名往往以錐
刀動其心貲產盡其志金可攫市人有不暇顧食可

奪凡脊亦從而紛播紳謀身之計重於謀國學校圖利之念甚於圖名詎可不求其故哉人亦孰無利欲之心也聖人為能移天下趨利之心而使之趨於名趨於利則背公而營私趨於名則輕利而重義二者治忽之所由分其端甚微而其究有不可勝言者矣然非空言巧說可得轉移之也操名教以範俗然後天下知德義之可尊崇名節以厲世然後天下知好惡之所在謹名器以立極然後天下知爵祿之可貴定名分以办物然後下不得以偪上核名實以計治然後偽不得以亂真若乃聖賢之學廢而理義不明

忠直之氣沮而是非不察仕進之塗窮而能否無別侈靡之習滋而貴賤亡等以此而望治安猶抱薪以救焚揚湯而止沸也豈可得哉皆捄時病之藥石也晉為司農丞兩浙饋餉滯留蠹弊百出公轉對上疏曰臣聞孟 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究閑綱運之弊敢昧死陳之在法軍諸州受納苗米並起當年十月福建盡次年正月江浙湖廣盡次年二月十五日每月具元額已納見欠名數次申戶部立法之意蓋以人戶十月以前割穫二月以後就耕於農隙收斂之時限以輸納則不勞而事集若二三月以往皆

農務方興之際四五月以後又青黃未接之交官於此時賑糶賑濟以贈給之猶有艱食之慮豈宜此時重擾之乎今也受納之月官吏懈弛不加之意或故阻抑以逞已私洎至農事之興青黃未接百般追擾良可嗟嘆無補公家徒資囊槖此可謂之政事乎諸州軍起發綱運合於春水泛漲之時銜尾而下蓋受納者限既畢裝發上供及時離岸則有條而不紊亂若至六七八月河流淺澁暴風間作綱運以之留滯兵梢因而侵盜勢所必至亦難關防今也受納之時恬不為意裝發之際束手無策乃於六七八月旋行

措置零碎起解文移旁午上下相蒙此可謂之政事乎兩浙綱運地里既近不該賞格見任官避免不肯坐押州縣零碎起解第令斗子船人認數率是結顧有過犯無藉船户沿途盜糶靡所不至部押綱官有勢力者既巳避免所差指使及溥尉之無援者裝綱之後勒違交卸或先押一綱未交復以後綱併委卸納從初不曾干預何緣可以關防欠折紛然弊倖百出此可謂之政事乎公可謂究心於職業者也是時

朝廷患楮弊不行以新易舊公被選將命循行江浙七州始至嘉禾守臣未測公意公移文不報公取

黃榜望闕拜而揭宣詔亭郡人環觀乃招官吏諭所
以來之意曰朝廷本欲便民非擾民也詔郡粲之賢
者得戶曹趙希邇以委之旁郡皆遣人闞伺公匪處
有方不為威福民間帖然所至皆不動聲色而事舉
四旬乙事畫謝饋遺人以為得王人體是行因以求
官吏賢否得無錫公鄭之悌等十人焉密薦於朝七
月丐外補差知永州道改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入境
有溪峒鎮將于再春等訴縣官差峒丁頭首充保正
者峒丁買著地薄產縣官勒充保正追呼累年官兵
會合擒捕抵敵不出公謂猺人既係世襲不應差役

豈宜勒充省民保正遂出官錢買回省地按罷邑寀以安峒民新化峒民有奉宗政者恃强犯法累年拒追公移文許以自新既至供述頗類知書公送石鼓書院且授一經以消其暴戾之氣繼而校官以為頗悔前非悉還虜掠公乃善遣歸峒及公移節長沙奉氏父子儒服拜送道傍感泣而去七年正月差提點湖南刑獄永州鞫易氏殺趙氏姑獄成將坐以極刑公遣幹官審問參攷案牘乃大不然道姑者趙監獄之女易氏者監獄之妻也道姑久病死易氏素將寵嬌恣傲虐主人以私隙惡之妄訟易氏實殺道姑驗視

無致死之由獄吏文致易氏減道姑之食以致餓死
比放屏去人服用飲食以故殺傷人者以鬬殺傷論
法閫奏不聚聞不讀示公於是疏可疑者十大不可
者四以聞示朝差官别鞫盡非本情官吏避失入之
罪百計沮撓公尋改持漕節移獄漕臺詰責守倅抗
疏自刻繼而寬恩貸命易氏只從編置得不死實公
平反之力六月差轉運判官江右峒寇鄧啞九嘯聚
披猖湖廣接壤爲之騷動茶陵桂陽義兵越境赴敵
公慮其擅興生事已戒之矣或報游騎往來本境樞
師安公丙既遣戎䀫偹復發飛虎軍五百人越境夾

攻公謂寇在鄰境既有防兵未宜輕信以起事釁安公卒從公言寇果不入境民情帖然湖南官楮尚未流通朝廷以公當究其本末且奉使諭旨於江浙矣於是以一道秤提之寄委公公不迫不弛因其風俗而行且曰愛民體國自是一事今世士大人岐而二之體國當不失愛民民不之愛何以為邦本計郡民欺騙者多矣取貲物錢不滿百合而為千用中半取贖主家稍加詰難即與大訟公戒自今質庫以見錢典當者以見錢取贖以會子典當者以會子取贖以錢會中半典當者以錢會中半取贖令下民皆歡然時

與師司牓示不同有以兩司意嚮牴牾白于朝者劉
下兩司協議使號令歸一乃　行至星沙大師衛公
涇以公施行為當衛回申　朝省全州有客官為郎
主不禮欲陷之罪以釋私忿遂純用會以償僦金郎
主不從乃訟之官州司估籍其家以違制論欲從徒
刑公槪郡牘撫案嘆曰新會所以便民朝廷之意豈
若尒耶亟奏于上以為細民僦居非交關之地陷之
重辟恐遠方疑畏騙挾肆行　朝旨從其請給還家
私而免其罪衡山丞挾新令以擾民則按之綏寧牢
出文牓以駭衆則罷之諸邑或妄行追擾或計產敷

財公力加禁戢黠倚法為姦之吏斷敢騙告奸之民又遍劄諸郡司縣諏求便民之策孜孜不怠又措置阜鋪有方新會之頒湘民按堵無意外之恐者皆公之賜初楮弊之議興監司郡縣唯知以苛刻為能流籍之罪日報議者多歸罪民旅之慢令未有敢明目張膽為廟堂言其本原之失在上而不在下也公上書深言其失在於不信謂吾夫子嘗告子貢以兵可去食可去信不可去楮券尺寸之紙所費纔六七文而以之為千金人恃以為用者非恃尺寸之紙也恃朝廷命令以為信耳　阜陵之始造會子也出內府

錢三百萬開會子務六所書之弊則曰就其處兌換收工墨直二十文此信足以行其權名足以副其實也今無務之可開無錢之可兌亦無籍之可銷猶之可也知出而不知收多其始而而顧其後乃至上供則諸司之索于州郡曰以錢若銀無以楮為也郡索之縣縣索之民亦曰以錢若銀無以楮為也用於下而不行於上散於民而不斂於官吾之信能不致疑而吾之權不既窮矣乎曩歲指揮自今年正月並作七十七文行用未幾而改之矣夫人必自信而復人信之必自重而後人重之朝令夕改無感乎人之見

疑而楮券之不能行也繼自今議論未定勿使聞于
外廣詢博議議定而行又上　廟堂書民至愚而神
不可以虛辭令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其惟信乎竊
怪夫今楮券之行人不能必信而皆有疑心焉疑者
何一則曰十三界會子合至癸酉三月收換今乃不
待期至而遽易能無疑於此乎一則曰曩歲固嘗作
七百七十文行使矣未幾而聽從民便今雖一新觀
聽寧保其往能無疑於此乎一則曰民間行用例有
兩界若遇換易常存其一同時併換是致紛紛今十
四界十五界並云己卯歲換易彼時又恐如今日之

紛紛也能無疑於此乎一則曰每界會子三年一換否則旋展今以已卯八年之久而券紙輕薄於舊曾未數月漸已漫滅能無疑於此乎一則舊會尚多新券無幾旋行印造墨猶未乾三月之限亦既不遠能無疑於此乎一則曰官券以一而易一民券則以二而易一損上益下似不如此能無疑於此乎一則曰券猶楮耳換易已艱收兑見錢何由可得能無疑於此乎一則曰鹽鈔之法屢改度牒之價輒變偽造之券奪真官吏之欺滋甚能無疑於此乎紛紛之說始未知其所終也伏維廟堂深思熟計審其事而亟圖

之守之以堅持之以久毋使復失信於天下宗社幸甚正其根本採其流末故奉使將指所至民便安之八年七月召除度支郎中控免九月除直秘閣知廣州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公復畀伸歸田之請 上恩弗俞行至臨漳歸興益動悉 遣吏卒即涂中上疏丐祠慕夫荷轎以歸 上不能獨差主管冲佑觀仍力辭寓中秘恩 上不得已辭之十二年三月除職予祠十四年四月差主管亳州明道宮公天性剛正慈仁溫恭孝友其學以識實為本自羈貫或童以至強仕之年無非居嚴父師之側為儒生舉子業名未

登於仕版博學多聞謹身厲行於古今之變事物之理靡不窮格而周知其禀也厚其積也深其習也熟其醻也久故一出從宦聲實交暢有非初筮淺學者所可企望王公貴人聞其議論多所薦拔事上官遇事敢言必極於是而後已立朝凡所見議皆知幾抹獎確然不可易之論持身蕪介蓋得親傳初為湖北幹官倅外以例得者市牛百餘以供營田之用將漕湖南也節用為富別儲銅鏹十萬緡以備緩急先是簡肅公帥湖南四年民懷其惠公不數年繼之遍歷諸臺者亦三年攝帥三月民喜如見父母　簡肅惠

政悉舉行之父子相繼覽南北之衝六百里民旅便之至於扱青草之館梁柿江之渡不獨在湖南時為然鄉居亦為龍首石橋以濟涉所居郡城之東山粗有泉石公日讀書其間觴詠自娛不知世間復有可慕之事可玩之物也家居非歲朔不謁臺府時官非有舊不見口未嘗及私事鄉閭利病則公言之其著述有史評通鑑綱條奏議文集藏於家公娶鄭氏西塘先生介公俠之曾孫女先公十七年卒封宜人男二人長致誠迪功郎新贛州贛縣東尉次致廣迪功郎監潭州永豐倉女三人長適直承郎鎮南軍節度推官

洪搏再適宣教郎大理評事任永年少卿先生文薦之孫次適通直郎新知汀州長汀縣黄普蘗山莊定公祖舜之孫次適從政郎監行在户部贍軍犒賞東酒庫鄭揚祖端明簡節公丙之孫孫二人某於公為中表兄弟辱公知為深去歲之冬嘗往拜焉見其容貌益強退而喜曰公其壽考未艾也今年五月十三日忽聞不疾而逝為之驚慟公年四十始仕垂三十年積階至朝散大夫直秘閣居家燕適者又六年平生靖退晚年不失顯榮世之年少疾趨者顧不能及年開八袠死於牖下五福具備一疵莫指公乎其又

奚憾其子致誠致廣以書來曰將以九月二十五日
葬于福清縣拱辰山之原其為我述先人之行以求
銘於當世名公某不得辭

奉直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陳公行述

公諱寔字師是興化軍莆田縣人丞相魏國正獻公
長嫡子也妣聶氏封魏國夫人公生而端重學問不
煩父師紹興三十一年正獻遇 明堂恩授承務郎
監潭州南嶽廟是時正獻錄御史登法從駸駸秉政
公在侍側未嘗有子弟之過賓客人士無識其面者
遠絕請托髫髮不敢言乾道元年幹办福建路市舶

司公事舶司琛貴之府象犀香珠雜他奇藥捆載三積臨視者往往魚獵其尤又有所謂和買名予其直十不二三公曰彼冒萬死一生以求利吾忍奪之視其人如傷屛從者於門外如冠以故蠻商蜑客每遇公之至環立羅拜以手加額郡將侍制汪公大猷舶使張公堅深器重之淳熙二年迁主管南外睦宗院清源大郡姦宄所集惡少無賴挾宗室之勢以陵駕平民民不敢求直公白宗正趙公不敵嚴為陪涉之禁以脫其瓜距親以義理之言委曲諷諭以平其心未幾帖然民受不知之賜居多七年迁通判泉州州

有軍屯羊歲糴船粟以哺官員其直以鉅萬計商人患之舟不時至軍情恟恟公下車移書屬邑定其輕賦革姦吏背迫侵漁之弊誠信不欺皆感悅承命迄償所負往時商人取直於官視賂為先後公按籍為次莫不躍喜抃呌郡有富商蓋嘗德公因姻戚餽奇貨為謝且以自結公愕然曰子禍我矣其人愧謝而去語聞郡侯林公 枅謂僚屬曰是能世其家法者嘆息久之丁正獻憂變號毀瘠反吉迨十六年通刺福州林公復帥三山知公清謹事無巨細悉與評論繼帥辛公弃疾馭下 如束濕僚吏抑首唯諾趨走公獨盡

誠不疑事有不可必辯止之氣和聲亮卿反加敬侍
同僚有侵公職者公遜不與校帥知之益服公量暇
日與公商論古今應答如響皆出入經史百家故李
公薦公其章有博極群書見謂遠器之語終更造朝
拜提舉福建路市舶入覲 天顏甚懌迎謂曰卿名
相之子所奏謹名器振紀綱銅錢出海二劉皆欣然
開納慶元二年也未上魏國夫人薨居喪盡禮服闋
改提舉廣南路市舶公無意入南開禧改元上日既
及逗留未行會有言者授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
觀公喜曰此吾志也蓋平生家食之日甚富率五鼓

秉燭觀書夜分乃寢暇則娛情花竹與老農圃相爾汝於阡陌間人不知其為耆官者于時權臣妄興邊釁羽書旁午一日郡侯令侍郎王公居安招置坐席公言某事必不然未幾果然王公擊節嘆其遠識有詩遺公曰是非舉世誰能辨議論到公今始平通國皆稱為佛子知心無愧是純誠蓋謂此也嘉定二年轉福建路帥司參議官侍郎黃公庭尚書葉公時皆敬之每與議書慍不形於色而所守確不可移師嘗曰陳君可謂仁者之勇四年自三山歸年將至欲致其事會弟將作監守卒於臨安之精舍益無意於人

世傷戚之餘欝欝不樂然未嘗疾也五年正月八日忽澂䏌家人視之已端坐而逝先是夢中猷公使人名已覺而遍省先壠謁親舊若將辭别之為者人皆駭之閭巷無少長莫不為之齎咨嘆息有泣下者公慈厚恭敬出於天性孝親友弟人無間言平居聞朝廷有大震憂喜不趐如出於已撫宗族惟恐不至遇人不以智愚高下一敬以和急人之貧施予不計有無期於傾盡自少至老未嘗有所怨惡親戚鄉黨僕使童稚無一於公有後言者戊辰秋鄉閭若旱公齋祓禱於天朝服徒行與父老偕已而紃雲勃興甘雨

大作猶不執蓋沾體而歸闔郡異之嗚呼可謂有志於斯人矣公弱冠入仕至是五十年所歷才五官非有廢退擯棄而甘心閑散曾不得一障乘之以行其志其所薦引皆當世名公如尚書王公大賓則稱其廉勤有守該贍能文故相趙公汝愚則稱其端謹自將尉為令器知樞黃公洽鄭公僑皆嘗剡薦公卒靖退恐為人所知中更權臣用事使之不以道進者志得氣滿郡訕而聚笑之間謂至摳而有至幸者存當是時不墜先訓不為門戶羞今玆得戶牖下非幸歟享年七十積階由承務郎十四迁為奉直大夫封莆

田縣開國男邑食三百戶錫服金紫配方氏累封恭人先公二十年卒合塟焉子男三人曰垕通直郎知潮州海陽縣曰址承事郎監泉州南安縣鹽稅早世曰熟承務郎僉書惠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女四人長適故通直郎知臨安府錢塘縣趙善綽次適從政郎前梅州軍事推官李揩次適文林郎前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林致祥次適奉議郎知泉州南安縣方阜周孫男五人曰瑜曰璩皆將仕郎曰玒曰珙曰璇孫女二人長適承務郎黄荃次未行將以十二月二十四日丙申附于正獻公之墓其孤垕走書安溪曰

厓先人與世鮮交又厓卑且賤不能求言於當代名公巨人遠日將止叔父其為我述所嘗聞者俾異日有所考某哭而書之以竢立言君子銘焉

蜀郡夫人贈東平郡夫人黃氏行狀

夫人諱德純字和卿姓黃氏南劍州沙縣人父順德德不仕輕財樂施鄉黨稱焉紹興丁丑甌建間群寇竊發處士挈家避難山谷時夫人母鄧氏有娠一夕將曉夜光如雷發衾枕中已而夫人生六月十四日也岐嶷穎悟端重寡言父母鍾愛之少長動循禮法喜觀書一見表氏世範曰美哉律身齊家侍人接物

盡在是矣自是成誦而服行之終身處士為夫人擇配凡十餘年得前知　潞院令資政殿太學士金紫光禄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公昭先於丁未榜下曰此吾佳壻也知院太資公初任建寧府浦城薄植源洞寇剽掠披猖太資公躍馬請行督捕時居民奔逸里巷一空縣官家人各謀竄身所詣夫人請偕行夫人不可曰民既驚潰我輩又復遁去邑誰與守我從夫效王官亦猶吾夫奉　君命佐斯邑脫有大變死生以之義不當去請者慙赧而退寇亦迄不至屋無何大資俸檄之鄰邑有遠方書餽至夫人却之

不納閱月大資公返受書則朋友之問也或謂夫人
拒之無迺已甚乎夫人曰婦人烏可與閨閫外事况
在官乎萬一私賄乘間入吾室他日有不可追之悔
矣聞者皆曰夫人女丈夫也大資在政府八年勞悴
感恙力上丐退之章夫人贊焉　上不得已畀以名
藩顯職用華其歸衮褘聯翩出都門觀者如堵咸謂
大資勇退非內助無以成其志云大資昆季二人伯
氏蚤亡女幼孤夫人撫其女而嫁之如己女養其子
而教之如己子人無間言家居之明年長子逢辰蒙
恩改授主管西外睦宗院夫人每語　聖

上念吾夫婦老死汝便於養故有是命汝當日夜思
所以報稱者居官惟以公正為先其子奉命惟謹甲
申夏水暴至漂沒廬舍所居之外浩為平湖垣墻頹
圮之聲相屬夫人謀之大資曰吾居且如此鄰家卑
下為患可知急闢廊廡以納之浮筏以濟其涉為粥
以療其饑維廩以衆鄉人德之蓋夫人自大資官都
時俸入既優每遇旱饑輒捐私囊以賑羸病如恤廣
惠院五十間買田歲收數千斛以給之全活者以百
計行之至今其利猶博此素志也秋閏八月 寧廟
遺詔下夫人哀摧亟命婢妾去華飾服縞素哭累日

卧病逾時諸子衣不觧帶拜醫問藥靡神不舉夫人神氣無異常時且誦古詩云老建春寒秋後熱半夜殘燈天曉月又曰死生晝夜耳無過憂慼疾革區置家事曲盡經畫凡衣衾飯含之屬俾陳而視之戒勿以金珠寶玉殮祝子姪以勸學問相友受正左右勿哭曰無撓我方寸迺正襟肅容而逝時寶慶元年三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九由孺人封宜人由齊安郡夫人九進封至蜀郡夫人中間河南郡蜀郡皆再封録請不易地懼滿盈也每拜封輙愧謝迂延累月而後受及恤典下贈東平郡夫人子男三人逢辰朝散

郎西外睦宗院逢原宣義郎逢年承奉郎女一人先
夫人七十卒適承奉郎行國子正王伯大夫人生積
善之門稟資既異加以修飭好禮在家孝於父母事
夫順而正儉而恭在官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
耳有求通家者必拒止之求褱言[黄]謝絕之當寵恩
慢屢榮知退雞鳴儆戒鳲鳩均一小星逮下之德人
皆誦焉雖天性所得亦由知書然也在閨閫而挺然
有烈操既貴儼然有林下風歲時承鄭氏祭祀洞洞
屬屬必躬必親肴核籩豆必豐必潔訓諸子以嚴束
撫婦以慈輯宗族侍媵妾莫不有恩死之日哭者必

哀盡焉初處士有妾將生子懼主母怒欲不舉夫人時尚㓜急走告父母曰妾雖賤所產者吾父母之子也疾趨以極之絕口不自言其事而鄉人則稱之不容口他日大資聞之至于再三終不肯言若夫人可謂賢矣諸子卜明年六月朔日塟于連江縣鳳凰山之源大資公以諸子書薦某狀夫人之行自惟鄙陋既忝姻末義不得辭輒直書其事以俟立言君子銘焉

魏國太夫人聶氏行述

先妣夫人姓聶氏其先自建鄴從居泉州晉江縣遂為泉州著姓曾祖威故任脩武郎祖崇故任成忠郎

父裕累贈武顯大夫自高曾以來皆以善人長者稱
于州里至武顯公尤好施喜儒所與遊多一時名勝
毋宜人劉氏生三男四女夫人其長也幼而穎悟事
親至孝武顯公與劉夫人深愛之常曰此兒喜愠不
形言笑不妄他日福艾未易量也武顯公性明嚴諸
子過有輙終日不懌或加以笞朴惟夫人從旁出一
語即色定意解及笄歸于先公先公家素貧有女弟
未嫁夫人即盡斥奩中裝略無靳色事姑冀國夫人
特其飲食寒温先意承志冀國寢疾躬自煑藥藥必
先甞冀國薨夫人哀毁特甚奉几筵如事生治家不

嚴而整隨事巨細處之皆有先繩度公得以盡心朝
廷而不恤其私者夫人內助之力也夫人亦謙順每
事必咨稟而後行諸子自幼至長飲食衣服常不使
有餘曰吾非吝此但欲汝曹稍識辛苦庶異日可以
保家耳且天地間物若虛費耗必有天譴吾見親戚
間以縱侈敗者多矣汝曹戒之族屬孤貧者夫人必
曲意拊䘏先公未為侍從時俸祿所餘無幾夫人銖
積寸累自隆興初元至今凡嫁內外族女三十五人
羣孺纖悉皆夫人親為經畫族中待夫人而炊者數
十人鄰里有匱急至捐簪珥解衣推食周之惟恐不

及又喜為藥餌以濟病者嘗自都城歸方暑行崤峽山路有一兵忽墜于崖谷夫人亟命左右多方救援遂獲全活素有知人之鑒先公或見賓客夫人多是屏間聽其議論退而能談其人賢否若虞忠肅公史文惠公方為館職學官令觀文殿大學士左相余公方改官注縣令今資政殿大學士元樞鄭公方舉進士大夫皆以公輔期之聞林簡肅公之賢欲妻以女弟有鄉人通判廣州者亟請婚舅家既許之矣夫人適見之曰此人若時果將熟必不能久未兩月夫人之言果驗竟以歸簡肅公先公每遷官夫人輩豫夢

神人以告常從容言爵祿不宜太盛恐致災疾先公
忻然曰是吾心也故年六十四即累疏請老紹熙四
年守迎侍夫人官龍溪夫人每戒以勤於治郡少宴
集又言州縣財賦分毫皆取諸百姓惟撙節用度庶
可以寬民力每見治獄訟若有所矜貸則喜溢顔開
慶元四年守奉安之輿臨川閱歲夫人念歸以五年
夏還里日南至子孫奉觴慶壽八十夫人舉酒甚懽
初夫人幼年有疣如豆生腦閒至是忽潰為疽守丞
丐歸侍養　上恩賜可六年秋夫人疾忽加進醫治
禱祠竟不痊愈病革占諸子孫人人訓飭之先公嘗

欲官伯父之孫垓會薨不果夫人顧謂守曰汝其成先志又歷記族中貧女未適人者悉加周助仍命立義莊以贍族人以九月二十五日薨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一夫人天性端靜誠實不欺言行有常外和內剛家君常夙興以待旦盛服危坐終日未嘗見其墮容每念 國恩深厚常勉諸子竭忠以報撫愛庶子不異已生其待兄弟諸妹恩意猶篤外家繇夫人得官者八人紹熙五年守該遇 聖主飛龍當遣親族奉表詣 闕稱賀以夫人命奏次舅氏之子溥夫人自奉甚約所衣不過絺紵一衣閱數十年不敝從先公

起艱難位宰輔其服用豐約皆有常度未嘗少變先
公累殿方面所至供張幕帟之屬夫人常戒家人愛
護及去郡之日語先公呼主吏視元籍盡付公帑嘗
有老兵誤留一紗幮夫人立命歸之先公每私宴未
嘗燃官燭夫人常舉以勵子孫其謹身若節自少至
老如一日子孫仕於四方夫人必戒以職務之暇無
廢學潔已奉公無墜家聲寔等所至獲免吏議悉繇
慈訓洪恩未報大禍奄至永懷顧復昊天罔極恨不
獲即從夫人于九原夫人自先公登朝由安人四遷
為淑人先公執政迁永嘉同安郡夫人入相遷和國

福國夫人拜少保進益國夫人加雍國唐國夫人拜少傳少師及兩遇郊祀夫人皆當進封則深以滿盈爲戒再三抑而不奏凡辭避大國者又四焉以寔等累遇大禮四封益國太夫人該慶壽登極恩又兩封雍國太夫人慶元六年　明堂迁魏國太夫人五子長曰寔朝請大夫新提舉福建路市舶次曰守奉直大夫新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次曰定承事郎早卒次曰𡩋奉議郎新主管南外睦宗院次曰宣宣教郎四女長適進士黄淯次適秘書省著作郎鄭鑑再適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羅點次適朝奉

郎通判福州梁億皆先卒次適迪功郎新福州古田縣主簿龔日孜孫男六人曰垕承奉郎監臨安府樓店務曰垍承事郎監泉州南安縣鹽税先卒曰塾承務郎曰坦宣義郎曰圭承務郎曰增承務郎孫女七人長適文林郎新知汀州武平縣趙善緈次適迪功郎建寧府甌寧縣尉李搢次適迪功郎新隆興府南昌縣主簿鄭熻次適迪功郎新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林致祥餘在室曾孫男曰喫曰珽皆將仕郎曾孫女四人尚幼日月有期將以六月六日甲申迁夫人柩于龍没山妙寂院以嘉泰二年六月十二日甲

申祔于正獻公之塋諸孤相與追記夫人行實請銘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以傳不朽嘉泰元年四月癸未孤哀子寔等泣血謹述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二十三終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拾遺

仰止堂規約

啓家有堂乃文公朱先生淳熙間來訪先正獻公所寓之館也揭仰止之名以寓高山景行之敬與友人潘謙之講誦其間潘又游朱先生之門而有得者也間有好脩之士旬一集共講四書本文公之說而紬繹發明之如是者十餘人潘謂人之為學固不可以不博尤不可以不約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而不約可乎遂取聖賢格言為訓又以呂氏鄉約槩括繼其後凡存心養性之道律己治人之方條

目具列終身所行不出於此密告之曰學基於少成於壯自壯至老皆行所得於少時者也孔門之徒所以獨稱賢子為好學者蓋顏子自其少時固已從事於博文約禮之間致力於克己復禮之際博文約禮所以求其約也克己復禮所以踐其約也夫然後一旦深造於卓爾之域諸友後生志銳正當可畏之年苟泛泛然溺心於文字言語之末而徒以博文獵涉為務不知擇其所謂明白簡要者遵守而力行之則將有童而習之白首莫得其原之獎矣況敢望顏氏子之卓哉吝過時而學者也故深加懲創共述此以

諭諸同志 云賓慶丁亥季秋六日書

辨志

人之為人必先辨志毫釐之差千里之異儒有二途小人君子學有兩端為人為己君子喻義小人喻利為己者誠為人者偽輕利重義物我一視拔偽存誠隱顯一致凡我同心請加審諦透此二關方是小歇

致知

人心有知在致其極理本無形惟物是格物無精粗各有其則近而脩身遠而家國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往古來今循環代續心之所感喜怒欣戚身之所接

臭味聲色一家之內父子主僕一國之中刑政禮樂
天高地厚渾淪磅礴動植生成鳶飛魚躍考諸往古
治亂因革揆厥來今變通酬酢一理弗明不免漏落
一義弗精立見乖錯所以窮理貴乎該博所以臨事
貴乎審度方其用功一一累積及既會融一乃貫百
孰謂格物惟務扞格孰謂慮事不必滅悉凡我同志
要當深識毋貪近切一蹴至域

正心

仁義禮智天錫至善根諸吾心盎背睟面寬裕溫柔
剛毅奮發齊莊中正文理密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

火然泉達其端甚微仁戒姑息義防憤激禮勝則離
智毋詭譎致樂治心中心和樂致禮治躬外貌儼恪
直而必溫寬而必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和順積中
英華發外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脩身

人之一身百體皆具苟失其則易置冠屨耳目無加
手足無措儀容順正筋骸乃固頭容要直項頸中峙
視必聚精聽必傾耳色欲粹回聲從喉起口如守瓶
鼻如嗅馨回顧垂頷脊挺肩平手效抱鼓足毋箕踞
立微磬折坐若泥塑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以此律身外邪敢侮體胖心正貌肅神凝
為學則固答理必精克勤小物大德以成凡我同志
勿怠勿輕

處事

欲正其義不當謀利欲明其道不必計功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徒見小利難成大事小善必為勿謂無益
小過必改勿謂無傷事務則立不豫則廢時至則行
未至勿遠臨事不敏易至失機處事欲速必有不達
疑而勿詢猶正墻面謀而無斷作舍道傍

又

仕止久速和任清忠各當其可以集大成富貴貧賤
患難夷狄素位而行無不自得横逆之來反己自脩
人非我是甄瓦虛舟感武所加孰不震休自反而縮
雖死弗屈

仰止書堂鄉約

德行相規

謹行信言入孝出弟礲守廉隅廣施恩惠聞義必徙
有過必更遵人為善矜不人能己長勿誇人短勿毀
取友必端毋交非類

事業相勉

精玩詩書傳覽史册射御書數間以琴瑟教飭子弟勤課耕織嚴供祭祀禮[侍]賓客洒掃門庭葺理廬室早蚤納官租期限勿失

## 過失相規

行不恭遜言不忠[信]挾勢恃才黨邪抑正背義營私棄禮殉俗用度不節鄙吝嗇縮酗博鬬訟生事妄作行險邀倖求投獻請託

## 禮俗相接

節朔往來慶弔餽遺患難相賙輕財重義會聚相齒勿問官職貧不貴財老不効力耕則遜隣行則遜路

為人息爭與衆集事

右件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規勸主約一人直月一人每月會集之人直月抗聲讀一遍仍推說其意遇衆所當舉之事直月爲之糾集而稱賞之有善者衆推之書于集有過者直月糾之甚者聽其出約

以上載翰墨大全

硯銘

質而文厲而温中有妙用者存

論語通釋題叙

先生合文公集注集義或問三書而通釋之蓋集注

之辭簡而嚴學者未能遽曉於是作或問一書設為問答以盡其詳且明去取諸家之意先生恐學者不暇旁究故直取疏解集注之辭而列之於後以便觀覽然集注或問間有去取之不同發揮之未盡先生追憶向日親炙之語附以己意名曰通釋於是始無遺憾矣嗚呼文公年七十一　自弱冠至于易簀未嘗一日不用其力於此書先生弱冠從文公遊者三十餘年未嘗不執經在左右其去取之論無不與聞先生年亦七十從事是書亦五十年晚歲得閑歸三山生徒雲集講論餘暇率夜坐至四鼓未晨而興手釋

二十篇比成而逝其用心堅苦如此學者其可以易觀哉

與李　求勉齋祠記書

古之有道德以教國子者歿則祭于瞽宗而鄉之以經行顯者亦祀之皆所以尊先賢厲後學也勉齋先生登文公之門纔弱冠刻志苦學聞道最深宦遊所至學者宗而仰之晚歲歸休講道蕭寺摳衣受業遠近翕然天不憖遺梁木興嘆學徒追慕愈久彌篤今即其講道著書之地曰嘉福寺之後築屋肖像以寓仰瞻以嚴崇奉及門之士與夫知尊信者爭捐金買

田以為春秋享祀費祠成釋菜朔望脩會各以所疑更相質難期刑于教紀其事不於子孚之而何之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附錄

宋史列傳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器異之長從黃幹游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時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縈先遷事方毀而棰積反資於妄用此言闈儀刑有

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利靡不得志庶士勤格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弊秤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夫人心敢軍之將蹤躋殿巖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城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托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宗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為之罷郡尋遷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

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為欺罔匭奏褁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浴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荅覲德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為災蝗不害其稼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意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是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

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過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贓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禆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亳髮擿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機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

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栝所繫願陛
下播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
心直節以副望我之意指陳敝視事前疏尤剴切焉
寀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詣
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
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群集寇
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化白鹿洞與諸生討
論改知南劍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
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
倣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亡

何請致仕寳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
就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密拜祠命而辭職各卒進職
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密為請而没已閲月矣初
密之在朝也寺丞丁焴往使金密歎曰世讐未復何
以好為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闕
外不請以書抵焴曰蜀口去闕外雖遠實如一身近
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絶之故耶焴
服其言密天性剛毅信道猶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
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顔
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

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
遂首言密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
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
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
鑑綱目唐史贅疣之藁數十卷藏于家

墓誌銘闕　蔡撰

遺事計十一條

有傳師復監簿輪對之章見之者三復敬歎使臣子
之鯁切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煩為致意甚恨相識

之晚也（黃勉齋與潘謙之書）

得眞景元書嗜學之志甚至得陳師復書亦然此二公者異日所就又當卓然眞護法大神也先師沒今賴有此耳可喜可喜師復以為李貫之立祠刊其詩（勉齋與李敬子書）

南康陳守留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於學問雖未甚加功然其資其志不可及也（勉齋與胡伯量書）

向來同學之士今凋零殆盡閩中則潘謙之（柄）楊志仁（復）林正卿（學蒙）林子武（夔孫）李守約（閎祖）李公晦（方子）江西則甘吉父（節）黃去私　張元德（洽）江東則李敬子（燔）胡伯量（泳）蔡元思（念成）浙中則葉味道（賀孫）潘子善（時舉）黃

子洪毅士大約不過此數人而已年來得尊丸并大府
陳寺丞相與接續覺尤此道之不孤若且得留東南數
年吾道之大幸也勉齋與李道傳書
人心天意只是一事今諸賢皆引去則失人心多矣
如李敬子燔劉平國　李貫之道傳陳師復豈可不力
言之朝乞加擢用以安人心以順天意勉齋與李玨制置今見宋
史本傳勉齋黃榦不就除命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
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宋史黃榦本傳
李燔自謂居閑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翁其德
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黻葉宰龔維蕃徐僑劉宰洪

咨夔于朝宋史燔本傳

癸未夏過翎津遊道南書院見舊士友云去夏復齋先生於此寫孝經一書并文公刋誤三千餘字或以為勞復齋曰石經非思陵宸翰乎於學者何勞方大琮遺文

端平元年正月詔黃幹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誼胡夢昱皆阨於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謚復官優贈存恤仍各錄用其子以旌忠義理宗本紀

愚昔吾　為元老大臣則有若正獻陳公正簡葉公莊敏龔公相業光明宗社嘉賴為耆師鉅儒則有若艾軒林公　湘鄉夾漈二鄭公與近世復齋陳公或勲

業不兢或肥遯自高或急流勇退皆得以並祠學宫清風凜凜百世可仰王邁脩學記

# 仰止堂記

黄幹

仰止堂者丞相正獻陳公舊第之東偏晦庵文公朱先生嘗館焉文公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不遠千里而勤館人正獻公樂道而忘勢折輩行館而與之友二公之在此堂道相與也堂之面其山曰壺公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進也文公之館於此正獻公之子皆摳衣焉太守丞寺宓長而益嗜學思而丈公不得見登其堂望其山如見其人焉取高山仰止之

義以名之既與朋友講習於其中而屬𩔢為之記聖
賢之生斯世盛德至善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豈自
外至哉秉彝好德良心之不自已也學者之於聖賢
思其居處而起敬焉豈特聞風而悅之哉尊德樂道
志於學者之不能已也寺丞之名此當可謂良心之
發而能志於學者矣柳因是而有感焉道原於天聖
賢體天立道而示諸人若喬嶽然可望而登也人皆
仰之然無目者不見資禀累之也逐獸者不見物欲
昏之也指一草木而謂之山見之偏且小者也有見
矣趨而下焉舍喬而入豳也既趨矣峻則止焉半途

而遂廢也此豈其無人心而不知學哉心不充學不力也今之學者有不蹈此者乎吾懼斯道之日晦也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體高山景行一仰一行相為先後之意循序而漸進自強而不息始見其彌高終見其卓爾羹墻與立無非道也則於斯堂之義庶乎無愧矣豈有他哉充其好德之心厲其好學之志也寺丞立朝臨政能任道者也故推其所感者以勉之且示同志便有警也

復陳師復監簿

頃於諸先令兄多雅故獨以未及參議為恨三四年

來每得譾之兄書未甞不言篤志好學推己及物之盛美深切歎服然亦不敢遽以姓名自通於隸人近者又復拜觀應詒之章懇切簡直皆人所難言數十年所未見其為向慕又不但前日所聞於謙之兄者而已繼承台翰之賜捧讀不勝皇踈自顧衰暮何足以當勞問之厚幹少不自量喜從師友游竊有志於聖賢之學中年孥累猥衆偶得一官仰禄為活一試吏講習遂廢重以先師棄諸生朋友解散蓋不待七十子之殁而大義已乖矣日夕惕懼如負芒刺忽聞執事志道之篤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躍不能自勝想

先師九原之下亦當為之擊節喜吾道之有傳也朝廷之事既有如諸賢之所論奏而外之所恃以為人物者亦多不可曉鮮矣所以降災者方數千里之旱令之所以救災者又皆具之中原蕩折既不可支而邊陲守禦亦殊未有可恃之策腹心之疾未愈則耳目百體無往而非病良醫之藥既卻而不用則事無可為者矣簳衰晚不才分甘投棄昨上香火之請本無他意只是年老不堪從官末蒙俞允姑且安之適趙興國持倉節於簳為姻黨至親不容不引嫌而去自是可以退安田野以卒舊業以終餘年矣

## 復陳師復寺丞

寺丞天資高明閑居益加涵養吾道之幸也槩不能安貧冒昧一出信道不篤徒深悔懼抵此五日即聞浮光之警人情未相諳悉無以為策今虜騎已退上下相安稍可措置最苦是郡無城壁便即興工創築度費五十六萬劵郡中亦有一二十萬皆是前政樁積已申朝廷之錢亦不暇問只得支用郡民便之捐施竹木工役夫米者紛然此亦不容但已也亦請於朝乞四十萬劵未必應副亦無可奈何只得旋措置也秋冬間了得此一役便可丐歸矣虜騎之來亦不

過數千人此以數千人與之戰初亦小勝已而大合殺傷相當有貪功輕進者遂為所敗吾之所失遂多度亦不敢以實聞也諸賢施行大抵未有起人意者到此一月以六書達制師與議邊事皆未得報豈以其切直而惡之耶抑以倉皇忙迫而未暇也今只得自做家計脩城壁造器械排保五日夜與諸色譁裕民之政漕臺欲運合肥米至安豐相去二百里耳却來起安慶四萬大安慶至合肥已是四百里捨近取遠人情皇皇只得力拒之幸而得免便覺百姓有歡躍之狀矣他事皆可闊畧有敢害民者必痛治之如

此亦稍可支吾但大勢可慮恐非一木所能支也李貫之尚留九江亦屢得書此等人皆引去物為之奈何

春初拜狀正切尊仰祝兄來承台翰之賜讌之兄繼至又得熟閑為況之祥至以感尉賑濟區畫甚力人賴全活甚善郡政一新又何以風厲薄俗吏人知儒者誠不負於斯世也 餘 衰老念國及此今邊事復動亦不敢請歸矣屬犯浮光往來甚亟城雖未可破而四出抄掠生齒塗炭當何如也此間土城雖已圍脩但未包砌馬備面木未為可守但既有城壁亦只得

效死守之勿去時俗皆以為丙午辛巳丙寅虜之犯淮皆不能久故士夫之愚者亦全不以為意軍器全無一件士卒千人多是老弱皆須旋行措置去歲用意版築故此等事皆有所不暇及今亦一一未理輙有少稟此間軍器最是弓箭更無一具可怪之甚偶見詹薄說使郡弓箭甚多且箭材彼地產所出妄意欲就借箭萬枝少亦須借五千見箭卻借五千箭材角弓得四五十張卻便一面製造以補還仍示及價直便當納還償賜軫念一郡均受鄰邦之賜若非是勢急迫亦不敢相撓也已令此人賫錢就彼顧人擔

孳以至望至望

承聞開府未幾豈弟仁恤之譽已洋洋於田里當翰牘之餘得賢者振恤之康廬之民何其幸耶但不知朝庭上司肯以米相助否莫若且急遣二三精敏官屬散行諸縣勸諸諭戶籍其有餘之粟以備賑糶須是異日實可以及百姓但為虛數則無益也同官間難得人寄居亦恐多私不若取之故舊中為佳也若李敬子肯相助則決不至有他也米價亦要平而有常每見所在豐年米價十錢至凶年出糶官米却只糶價五錢如此皆非是官物有限只得照常年例方

是或云凶年錢雖得是果然也却不思天灾流行百
姓亦須大家喫受常年喫一升米今且喫半升此豈
得已哉又賑濟不如平糶官司錢物既有限細民當
此饑歲亦當倍竭其力以度凶危豈可誘之使偷惰
是非所以愛之也又濟糶不可分日數徒見瑣碎只
是每家每日三升若一口者亦糶三升彼自能多寡
相通融大抵舉大事者最怕叢挫也賑糶之法當論
旬不論月且如每日糶三升每旬糶三斗或以一日
而糶三斗或三兩次糶三斗從其便可也如此則人
免伺候之勞切不可慕納流移之名其後難繼孚人

情偷惰若開此門必至失業乃所以害之也南豐述
趙清獻之事以為仍告以去其家者勿給此正所以
絕其流移之路若欲往他處就食者則薄給其路費
可也亦不可多多則既去復來亦難繼也愚見如此
未知是否不敢不以告也 餘此閒城壁已就近又砌
畢五門亦屹然可觀兵籍最少通老弱不過千人見
於城內沿地空地架屋千間為壯士營募民之壯健
願居者給與之不收其僦金且先為辦床榻之屬以
誘之官為之約無他役但使之家守丈五之城治其
蕪穢使不為城之害有警則皆守城之兵也仍造弩

千張而家給之使之無事則閱習亦一助也近郊二十里保伍亦隸之郡擇其強壯者籍之有急亦可驅以守城如此二三千兵亦不難辦也燒一磚一事擇浮屠之有幹者二十人主之應管內有僧寺闕住持者便給帖與之住持以償其勞如此則三四百萬磚亦不難辦來歲夏末此事可畢矣故山之興甚濃非敢為偽年事至此戲杉亦不宜久着也忽有制慕幕之命此事久矣諸公甚忌其來李公頗費唇舌省劄下只得力辭不可以來歲城壁既就必趨使供職却旋求去走康廬以求教誨有日矣虜之弱甚矣不待

間諜而可知也諸賢度德度力不敢便為進取之計此其為宗社謀至矣然將為宗社無疆之計臣子要當致無疆之思今進取者既失之孟浪持重者又失之偷安不知事終安歸耶日引月長吾國日困以彼之憤激敵吾之偷惰未知鹿死誰手也況新寇方強羣盜蠭起吾所當慮非但一端也今邊鄙事息正造物者遺我以閒暇之日使之明其政刑登崇良俊以共起事功　　　　政恐反因以驕縱而日益顛倒耳每一念之令人流涕要之但當歸死故山不至徒在世間為人所嫉惡也安得一見抒胸中之憤

悶耶
以廬阜之崔崒與彭蠡之洶湧臨之以一代之偉人
人物山川相與酬酢一郡生齒游泳於春風和氣中
計其歡謡已洋洋於田野間矣甚盛甚盛餘抵此已
逾半年自覺初謀已掘到此別無出場只得為築城
鑿池與民為效死勿去之岀策方其度工之初人無
不驚且駭者幸而天相人扶未及半年事已就緒目
今一意包砌歳前五門并三斗門亦可訖事便有啓
閉雖大敵之至未可保而小小姦雄亦望風退聽矣
身守一郡只得汲汲為一郡計外此皆非所敢矣如

國家如天之福虜至輙敗衂而去是以至今隆冬不敢深入此兩日方聞淮北泗泊大率皆是相恐嚇之意兵來不除道也天遣我以閒暇之日而諸公視之悠悠恬不加意要其胷中無識見無古今既不曉利害之實而又日夜拱手以聽命於人天固助之我固拒之謂之何哉南康朋友甚盛想聞賢守之至必有晝簪之樂榦亦以老且病告廟堂丐骸骨若遂雅志當得承教於白鹿臥龍之間矣

榦自前月來愈覺多事初令其往黃州提督關隘次又令往光州撫諭將士及至將行又令且赴制司稟

議凡此皆非所長只是緩急無人承當且胡亂拖出不知平日扳擢貴顯者又要作何用耶自去年四月以後虜騎既退全不做分毫事業及至事到目前方且旋荒虜固弱甚然驅中原之百姓盡括其家貲帥以渡淮使之抄掠以取償於我浮光信陽數百里之地殺人如麻室廬焚燬至今未退棗陽被圍已四十日尚未解其勢危甚盱眙既自取敗衂又　招侮今又聞安豐亦已擾確正矣為之奈何全看天意如何若人謀無一足恃者安慶城壁未包砌軍籍亦寡弱器械未備將何以守若歷陽則尤當風寒之衝已力丐

免矣制司稟議之命甚久不

以一木不謂之愚可乎此計以决慨

然相捨則上無以答朝廷之善舒民

之望二者縈繫於心耳尚冀其决幸

甚五事亦多是文具此𨚫亦畧改數

處未知是否更幸詳之二君亦更相

度事力果欲遣人𨚫書也

餘讀書愛日之意甚切而精力不逮每切為慮新歲

已登七十矣衆日若無多也朋友紛紛不為無人氣

力足以任重者誠不易得故所望於左右者忽不自

知其拳拳也静處下工誠為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

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皆一事尤為至戚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為非切已若不自此用功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李賁之全是就講學上用功晩年大節光明如此讀書豈可忽哉留丞相晩年歸來日課朱先生詩傳朱先生每對人常輙歎服之蓋捨此實是無進益處也不知高明以為然否幹昨日得相識錄示小報知已被予祠之命乃十二月十七日甫揮今日邸吏發報狀尤分明此雖父兄為子弟謀無以易此遂使衰晩得免無廉恥之罪君父之恩大矣若得省劄早下不復以

家事關念則自今以往無非安作讀書之日矣別紙寵貺仰企愛子之厚恐其匱乏無以全其守也若祠祿不下亦只得判作餓死年來却見得此事稍分明死常事耳朋友之愧不敢辭私居辦此亦令人不能安也

與陳師復寺丞　　陳淳

淳去載在都城為朝士輩相留講貫區區在都城之久頗覺兩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由其門人有楊袁貴顯據要津唱之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求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為妙訣大抵全用禪家宗

旨而外面又却假託聖人之言韋就釋意以文蓋之
實與孔孟殊宗與周程立敵慈湖纔見伊川語便怒
形於色朋徒至私相尊號其祖師以為真有得乎堯
舜孔孟千載不傳之正統每言昌之不少作士夫晚
學見不破多為風靡而嚴陵有詹喻輩護法此風尤
熾後生有志者多落在其中其或讀書却讀語孟精
義而不肯讀文公章句或問讀河南遺書而不肯讀
近思錄讀周子通書而不肯讀太極圖而通書又只
讀白本而不肯讀文公解本平時類亦以道學自標
榜時官里俗多所推重前後無一人看得破自淳到

都來相訪議論絕不相入凡朝所與講磨者只是在
學相業諸生雖識趣凡陋而至向未離聖門要義每
極口為之明白剖析旬日後大小生徒多所感發也
歆慕以為平生所未聞邪人至是始釋然知邪正二
路之由分而異端曲賊證暴露使儒容學墨行盜名
於一方者不復得以逭其情亦接得後進三四輩專
心一志為可望有以慰鄭侯拳拳囑望之意亦自慨
以為不枉如南康乃濂溪晦翁二儒宗宦游之邦流
風遺躅儼然如在而豪儁遊紫陽之門者亦多然其
地隣江西則象山則風聲氣習亦不無薰染於簪纓

紳韋布之間為吾徒者時或有出入焉真是真非無復能辨而天理人欲恐或混為一區則發揚先儒道德之化主盟斯文使邦人風動響應粹然一於聖門實學之趨而絶無復有詖謡邪道之流者非吾賢使君其誰歸想下車先務深所加意而英才美質有依賴焉不害白鹿洞中人物竟如何竟如何有真篤志不雜可取者否又聞前政違論以聚歛之故則閭閻不無赤立之憂仁人君子至此必深為之動心而哀痛焉于斯時也極力撫摩朝夕匪不容緩況今之世横歛毒賦隱為民病如久年錮疾赤子不能言有司

不敢言者在在有之惟仁者為能勇於為民除去而不容其留或州閭之間所同病者最是强梗姦慝之民專飾虛詞健訟以撓吾善良惟義者為能深督其情狀而痛為之懲艾或長年善閙之自訟齊使之無復逞其爪牙庶乎吾民有可安生樂業之望矣

## 答陳寺丞師復二

伏承誨示讀書精誠靜三者之說是非切己用功體察何以及此但來說太約不見得主意之果為如何且書之所謂精者不知如何其精也精者乃純粹至極而無以加之謂知致知而至於知至則是致知之

精格物而至於格物則是格物之精也在讀書言則只是研窮其理見得真是真非端端的的不可移易云爾如一句以爲如此又爲如彼則是一句之不精矣如一章既違其辭而未達其蘊則是一章之不精矣程子謂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是全未有一字之得而草率不精之故也有得一兩句

喜着是已入得一線路子開明是一兩句之精也有知好之者是已覺其中有趣味之可嗜而於書之大義漸精也有直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是深有悟夫趣味之無窮而全書之已精也然精亦豈容易可至

哉是用多少工夫積累而然如顏子博文約禮必至於所卓立爾然後為精如孔子志學必至於不惑知命然後為精然此又以見道全體言之非精於一書之謂也今謂誠則精者不知何如其誠誠者蓋真寔無妄之謂之以天命本然言者若誠者天之道是也有以人事當然言者若誠之者人之道是也有以理言者若誠者物之終始是也有以心言者若不誠無物是也有以德言者若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是也有以用功言者若君子誠之為貴是也不知來意所主是以天言邪人言邪以理言邪心言邪以德

言邪用功言邪由誠而精著於誠後又如何而精邪

謂靜則誠者不知如何其靜靜與動對靜是無時事

動是應事時如寂然不動者是心之未發而其靜也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是心之已發而其動也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是未感物時心之所發渾是天理也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是已感物時性之發而為情

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則其靜也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則其動也靜者其體而動者其用也心不能偏

於靜必有動時亦不能偏於動必有復靜時一動一

靜循環無端而誠則徹表裏一終始而貫動靜者也

今以靜言誠偏就靜一邊為主則其接物而動時非
所謂誠乎由靜而誠者於靜後又如何而誠乎恐不
免墮於釋氏之失否然則由靜而誠由誠而精其中
果有血脉相關處與否果通而無礙與否想親下工
夫必深熟曲折若只是揀數箇好字立箇標榜不暇
計其中意旨曲折淺深可否使之明明瑩瑩却成疎
漏又大糊塗大欠缺無貫下手用工夫處文公平日
所深所喜於諸生之有此類者正為是也所謂寡慾
為本之說信然明白無可疑者恃講訂相忘不覺縷
縷未審雅意為如何

## 答陳寺丞師復三

久不奉清表忽承惠翰披挹謙光何勝感悚勉齋之逝可傷終始親密師門傳本末之備者惟慈一人今其已矣誰復可依靠邪為之累日嘆息吾黨凋零斯道誠為孤立賢契有志之篤如此止有賴其光大之功所論讀書持敬一時不可輟可謂得學之要領矣蓋須知此用功方有新之望大抵持敬乃貫動靜徹顯微之功所以存主此心而森萬理之會爾讀書又無他道特不過講明此理之端的者真知其為是非之者真知其為非如此而已是二端者固相須如相

發然非切實着工夫齊頭並進亦不足以得其趣味也區區每病孤陋惟英明特有以發之幸甚勉齋論語增釋具求肯來發藥尤千萬之幸也

與陳表夫寺丞（表夫名圭儆齋之子）　方大琮

大琮還仕江右時先正復齋龍圖移書於留憲使云平生不輕薦人正恐不惟得罪於人亦將得罪於天若方大琮則所熟加也其薦語甚力每念受復齋之知立朝竊有慕焉西山登對於訪落初首薦復齋宜在言地大琮亦嘗請問所以不由之由則答以豈不願仕事明主實以與當國者不合耳當俟他日時在

坐聞此語者西三人暨氷山見睍天日清明使復齊而在將必爲特出出必有合合必有可觀者既不獲居西山所薦之地徒使去非（王遂字）極力上褒表之請豈非千載遺恨哉近聞奏篇剴切若蒙録示以慰拳拳尤幸

## 祭陳師復寺丞文

門人劉克莊

於乎律已伯夷之情待人太丘之廣臨民子產之愛立朝汲黯之戇若不能言而盡該貫古今之義理若不勝衣而有負荷天下之力量拂袖歸來朝野想望踐聖賢之榘矱化州邑以廉讓訓子弟於家庭般秀

孝於里巷有通體之誠實無一毫之矯妄有終身之
戰兢無跬步之怠放善類以為主宗學者以為師匠
皆謂其享彭聃之高年踵韓呂之世相夫何一夕遽
得微恙方親朋來問覺神氣之猶王曰大丈夫臨危
噤國事之莫吐安能與兒女咿嚘涕泣於衽席之上
嗚乎斯人弘毅宗壯嗜道義如膾炙輕名利如糞壤
使其耇老不過菜羹脫粟味臞儒之樂深衣大帶為
後生之唱然猶摧之暴而奪之速豈非蒼生之無祿
斯文之將喪克莊少小親炙平生敬仰非止涉其藩
籬而深造其函丈理無微而不講事有疑而必訪忽

山頹而致萎將安放而安仰陳竅門之薄酹庶䰟識之來享於乎哀哉

跋復齋為王實之書四時箴　　眞德秀

余在星沙以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邁作此箴遺余嘗揭之幕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今復齋陳公師復又為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當凜凜然興敬也

## 跋陳復齋詩卷

真德秀

德秀己丑春嘗為自箴曰學未若師卬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愧於義烏之安莆田者指予師復而言也德秀與復齋平生故人而每嘆其不可及後其亡三年乃見所與友人劉君詩卷蓋於堅臥不出浮言易迫之際而自處泰然佳時良夜邀朋命侶極登覽賦咏之娛四視德秀昔負畢時掩關遁臥惴惴之約不敢少自放者相去遠矣於是益嘆其不可及而痛其不可復見也劉君於復齋為德友故其游從密厚和數云

臨卬魏了翁南海崔與之義烏徐僑

請諸友續講東湖劄　　黃續

續曩受學陳復齋潘瓜山二先生于仰止堂詩僅十有餘人朔有集旬有講著作規約二先生歿諸生自築祠于東湖蒙繡使楊使君撥祠田為春秋二祀及友朋旬朔聚會慶弔之費蓋已三十年今同社之友凋落過半續與柯學録思過阮教諭宜孫辛無忝然歲月各近者希或衰或病倘綫脉不續則此祠荊棘矣於是私相與謀鄉邦稱為善士能讀我文公之書者如顧任遠仁翁顧東老潜夫黃鏞器之鄭與言直卿林寅公伯良林夢協若山方至善夫林應戒汝

大陳端然仲獬林桂高高父鄭獻翁帝臣方哲飛甫
林合若水黃德星炳仲黃強學能仲一十五人欲延
至東湖照仰止之規約輸流講讀俾同社之子弟各
聽講焉講罷蔬飯而已庶演迤將墜之緒以扶植二
先生鳴道之初心竊念東岡寺正先生宗主斯文泝
祖父之源流揖朱張之風味直所謂而聞知者欲借
鼎呂之言興起後學續遂執此以請諸友無不樂從
實拜先生以善及人之賜軍學學正黃續請

書黃學正請士友東湖續講後

古之教者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鄉校之設於傳

有之東湖之祠蓋尊先師以表儒學之宗淑後人以為講學之地亦古之遺意也復齋瓜山二先生師承考亭其所以紬繹而講明之者見有仰止堂規約先生没而祠之宜也先君登二先生之門祠之始創實與焉至襄侍先君如簫辦香祠下冠屨雲集再至三再焉則昔之從游者無幾矣爲來二郡首展祠敬先及典刑惟黄學正柯學録在慨前脩之益遠覩成規之尚存暇日因學正與言祠不可廢相與維持者其在人乎學正周玉郡侯徐東岡於是延請士友預師集者十有五人月有會講習其間續仰止舊約以温

二先生之微言莆之東湖亦遊三山之鰲峯（祠迄齋）各尊其師而祠成或謂鼇峯規模太寬而東湖加密然斯則隨寓而隨見也致知力行之方謹思明辨之目更相與訂正油然有得將進而為復齋之名節議論退而為瓜山之學問操脩豈無所自來哉學正俾書其後不敢辭景定甲子臘月上澣鄭玉記

送陳師復守延平　　蔡沉

又把州麾去多應避盛名流民歸舊業儉歲有歡聲學自延平出人如劍水清敢言輕去國殊未識先生戶口饑荒後循良撫字初於民猶子姓凡事本詩書

便欲平灘梗令無獻羨餘隨州書滿架學道不如愚

又　劉克莊

詔允延英對輕裝見吏民極知忙救旱豈是急頒春
邑為撥空壞州因獻羨貧此行休戚繫未敢賀朱輪

因戴復古行寄復齋先生　前人

倉部當今第一流艱難有詔起分憂城色如卵吏群
盜膽大於身敵上游應是孔明清治事豈無子美可
參謀君行必上轅門謁為說披簑弄釣舟時復齋守延平

挽復齋先生　高九萬號菊磵

封章字少納忠多袖數前程無柰何但得中天行日

月不愁平地起風波臺官論罪終投筆山賊聞名亦倒戈惆悵脊梁如鐵硬天胡忽使閉山阿

憂世心勞鬢已班笑顏還與世相關秋霜列日君臣際和氣春風母子間學道期傳千載緒獻言先辨一生關堂堂仰止人何在只有名如不動山

又　　劉克莊

已奏囊封墨尚新又攜袖疏榻前陳小臣憂國言無隱先帝如天笑不嗔闕下舉幡空太學路傍卧轍幾遺民愚儒未解天公意偏壽他人夭此人

歲晚潞州築草堂却將逢掖換軒裳市朝共嘆鳳高

翁世俗或疑麟不祥童子舉扶猶慷慨門人要經各
淒涼衰殘無復相鑴切遺墨常留八挍傍

訪復齋陳寺丞於私第　戴復古字式之天台人號石屏

以時為出處真有古人風奉母易為孝事君難盡忠
閒居非傲世直氣尚摩空語及朝廷事乾坤萬感中